

乾隆“二次加工”的西藏艺术品

「祥開萬象——故宮西藏文物聯展」正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午門展廳舉行。行走於展廳內，可以欣賞到各類材質的西藏藝術風格展品。

在這之中，有一些宮廷收藏，是經過乾隆皇帝的旨令授意，在原來基礎上又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改造、重飾、仿製……宮廷技藝與西藏傳統工藝相結合，使得這些器物呈現出獨具特色的審美氣象。

一起來欣賞那些融合漢藏藝術與宮廷風格的文物珍品，瞭解它們背後的故事。

法螺：從樂器到供器

金鑲花嵌寶石銀裡右旋白螺，嵌銀鑲金鑲花嘴，包鑲龍紋銀鑲金翅，蓋內白綾簽書有漢、滿、蒙、藏四體文題記。

據白螺內簽記載，「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一日，班禪額爾德呢呼弼爾漢恭遞丹書克時敬進右旋白螺」。「丹書克」又稱「丹書」，本是西藏的一種文體或文書。在清代，每逢朝廷重大節慶，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需上書稱賀，並派專門使者進京呈獻此類文書

及禮物。飾鑲金嵌銀、題四體文書，這件本該是藏傳佛教常用法器的法螺也就成了帶有特殊意義的佛前供器。

另外一件銀胎綠琺琅嵌寶石海螺，為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班丹益西進獻。這件採用螺殼製成的法器，原為莫臥兒帝國珍寶，琺琅工藝為痕都斯坦風格。原先可能是作為火藥筒，與火槍搭配使用，但在進入清宮後，也被改為宗教用途的供器。



▲▼清乾隆 金鑲花嵌寶石銀裡右旋白螺



►清乾隆 銀胎綠琺琅嵌寶石海螺



▲清 仿拉古里木紋釉多穆壺



▲清 仿扎卜扎雅木紋釉金里奶茶碗

佛窩：從隨身攜帶到桌前供奉

佛窩，亦稱噶烏，即隨身攜帶的小型佛龕。藏傳佛教中常用的隨身攜帶的佛窩，在進入宮廷後便成為正式的桌前供奉。

由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班丹益西進獻的金嵌松石佛窩，滿嵌梯形同心圓狀綠松石片，蓋側三條松石裝飾帶及蓮花紋，盒內供奉銀質遊戲坐姿綠度母。金嵌松石佛窩盒蓋兩邊有可拆卸雙耳，可穿繩佩戴頸上。

另一件佛窩，供奉著六世班禪額爾德尼9歲時的造像。

佛窩內的班禪頭戴黑帽，右手施觸地印，左手施禪定印，結跏趺坐。

這件佛窩被供於養心殿西暖閣仙樓佛堂。乾隆十二年，皇七子永琮夭折；乾隆十三年，富察氏皇后去世。乾隆帝曾多次手捧此像，哀悼母子。

木碗：詩句中的祖孫情

藏式木碗是藏族的傳統日用生活品之一，具有攜帶方便、經久耐用、厚薄均勻、隔熱保溫等特點。

藏族人喜歡把木碗比作自己的情人，形影不離。

民歌《情人般的木碗》：「領著情人吧害臊，丟下情人吧心焦。情人若是個木碗，揣在懷中有多好。」

由西藏地方政府進獻的扎卜扎雅木刻御題碗進入宮庭後，成為飲奶茶的器具。

康熙皇帝將其賜給弘歷，弘歷即位後，於碗足內刻《題木碗》詩以紀念祖孫。木碗神堯賜，匣藏歲月深。見羹猶似昔，飲澤到於今。揭想含飴日，敢忘守器心。和闐雖致貢，茲乃實球琳。

乾隆皇帝將和田進貢的名貴玉碗視為尋常，卻將這件木碗珍如拱璧。或許是因為在這件久歷歲月的木碗之中，才能更加靠近含飴弄孫的祖父康熙，追憶祖孫二人盡享天倫的愜意時光。

仿製與再造

乾隆皇帝不僅對來自西藏的文物進行加工改制，還下令清宮造辦處等機構，用其他材質對這些西藏風格的藝術品進行仿製與再造。

展廳中展示的仿扎卜扎雅木紋釉金里奶茶碗和仿拉古里木紋釉多穆壺，就是乾隆皇帝命景德鎮御窯廠依照藏式木碗風格而製作的瓷質御窯產品。

「扎卜扎雅」為「根瘤」之意，而「拉古里」即「沉香」，它們皆是西藏製作進獻的木碗中最貴重者。以此兩種木色、木紋為參照仿製的

瓷碗、瓷壺，既保留了木碗的質樸美感，又符合宮廷使用的要求。

由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班丹益西進獻的銀胎綠琺琅嵌寶石玻璃靶碗，表面施翠綠色琺琅，鑽石薄如紙片。

碗身採用的琺琅工藝源自印度拉賈斯坦邦，所嵌鑽石打磨工藝來自印度莫臥兒帝國。

進獻入宮後，乾隆帝又令造辦處為其配製金胎碗蓋，令其融合多元審美於一身。

這些文物多元一體的藝術風格，是各族人民血脉相連、各國文化交流互鑒的美好見證。

作者 / 林歡

本版圖文均據北京故宮博物院微信公眾號



▲清乾隆 銀胎綠琺琅嵌寶石玻璃靶碗